

魯迅文集

COLLECTED WORKS

WORKS OF LUXUN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野草
朝花夕拾
坟

509858

鲁迅文集

第②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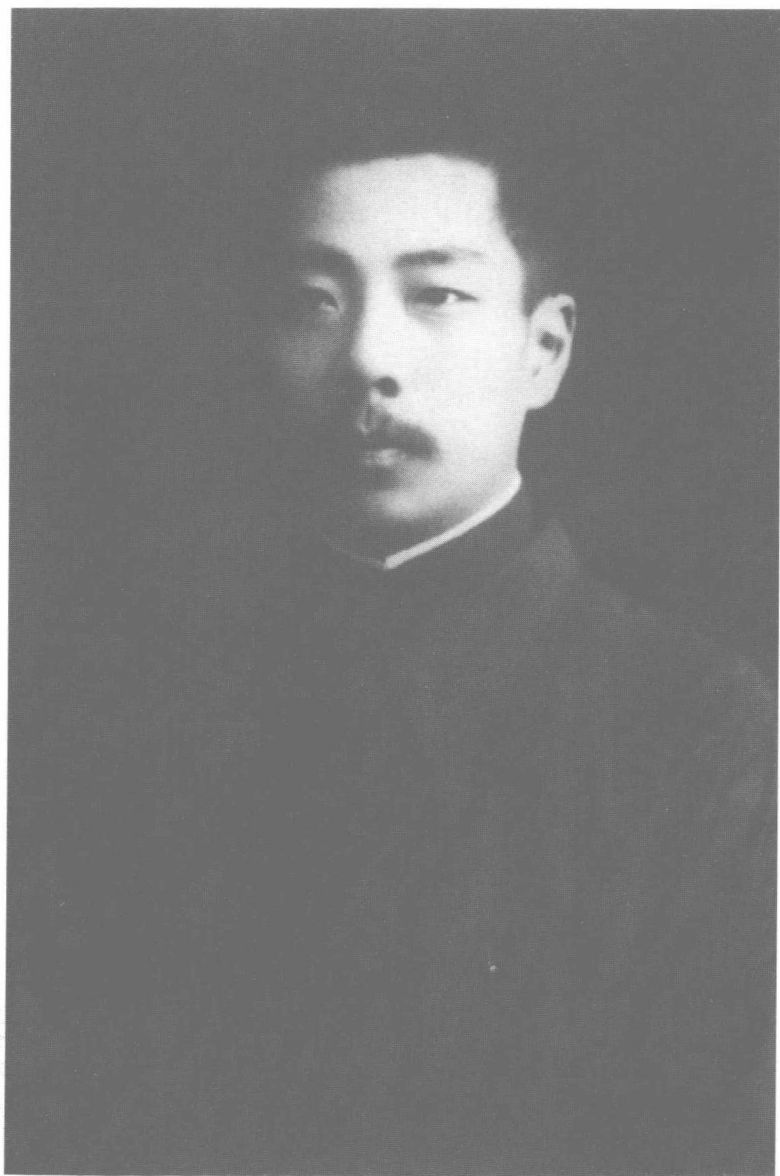
野草
朝花夕拾
坟



90509858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辛亥革命后的鲁迅(1912年)

慣于長夜過春時
挈婦將雛鬻
有縹緲裏依稀慈母淚城頭空
紅大王旗忍看朋輩成新鬼怒
向刀邊覓小詩吟罷低眉氣
滿腰月光如水照缁衣

十年春作詩

李市見教正

魯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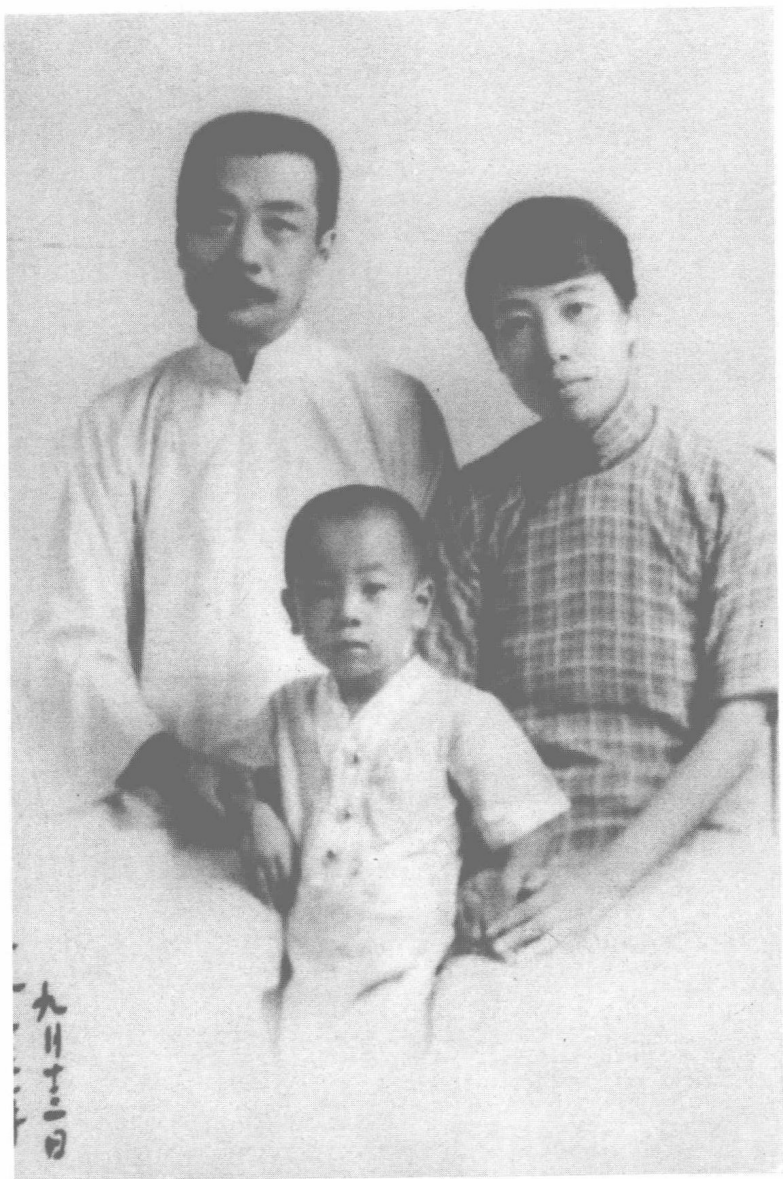




鲁迅摄于“五一”国际劳动节(1933年·上海)



鲁迅在师范大学讲演(1932年·北京)



鲁迅全家合影(1933·上海)

萬家墨面沒蒿萊敢有歌
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
廣宇於無聲處幾聽歌馬
雷田

戊午初夏偶作以應

新居先生雅教

魯迅



曾驚秋肅臨天下
敢遣春溫上
筆端
塵海蒼茫沈百感
金風
葉盡
寒
老
歸
大
澤
孤
蒲
盡
夢
墜
空
雲
墨
鬢
寒
疎
聽
芭
蕉
偏
闌
病
起
看
星
斗
正
蘭
干

亥年殘秋偶作

李市言兄教正

李市言



目 录

坟

题记	(3)
人之历史	(7)
科学史教篇	(17)
文化偏至论	(28)
摩罗诗力说	(38)
我之节烈观	(71)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80)
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	(91)
娜拉走后怎样	(100)
未有天才之前	(107)
论雷峰塔的倒掉	(112)
说胡须	(115)
论照相之类	(120)
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127)
看镜有感	(132)
春末闲谈	(137)



灯下漫笔·····	(142)
杂忆·····	(150)
论“他妈的!”·····	(157)
论睁了眼看·····	(162)
从胡须说到牙齿·····	(167)
坚壁清野主义·····	(176)
寡妇主义·····	(181)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87)
写在《坟》后面·····	(195)

朝花夕拾

小引·····	(203)
狗·猫·鼠·····	(207)
阿长与《山海经》·····	(217)
《二十四孝图》·····	(225)
五猖会·····	(233)
无常·····	(240)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249)
父亲的病·····	(256)
琐记·····	(263)
藤野先生·····	(272)
范爱农·····	(280)
后记·····	(289)

野草

题辞·····	(305)
---------	-------

秋夜·····	(309)
影的告别·····	(313)
求乞者·····	(317)
我的失恋·····	(321)
复仇·····	(325)
复仇(其二)·····	(329)
希望·····	(334)
雪·····	(338)
风筝·····	(341)
好的故事·····	(346)
过客·····	(350)
死火·····	(358)
狗的驳诘·····	(361)
失掉的好地狱·····	(364)
墓碣文·····	(369)
颓败线的颤动·····	(372)
立论·····	(377)
死后·····	(380)
这样的战士·····	(387)
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391)
腊叶·····	(396)
淡淡的血痕中·····	(399)
一觉·····	(402)

坟

本书收作者一九〇七年至一九二五年所作论文二十三篇。一九二七年三月由北京未名社初版，一九二九年三月第二次印刷时曾经作者校订。第四次印刷改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题 记

导 读

本篇作于1926年10月30日,最初发表在同年11月20日北京《语丝》周刊一〇六期,题为《〈坟〉的题记》。

《坟》是鲁迅前期的一部杂文集,收入1907至1925年间写的二十三篇文章,由北京未名社1927年3月出版。本篇是作者到厦门后为这部杂文集写的序言。

1907年至1925年,是中国民主革命兴起和发展的重要阶段,特别是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发展到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代表着新文化运动方向的鲁迅,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北洋军阀和依附于它们的形形色色的学者文人以及旧文化、旧礼教进行了针锋相对不屈不挠

的斗争。《坟》便是鲁迅这一时期战斗生涯的部分记录。其所以名之曰“坟”，是因为这些文章“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

本文无情地揭露了依附于北洋军阀政府的“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回顾了自己过去的生活和战斗，并说明编辑《坟》的目的是给那些“憎恶着我的文章”的人“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文中所提《民报》，是同盟会于1905年11月在东京创办的机关刊物。《河南》，是留学日本的河南籍学生于1907年12月在东京创办的一种月刊。“君子之徒”和“正人君子”，均指当时现代评论派的文人学士。“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2日，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与奉系军阀作战，日本帝国主义支持奉军，炮轰国民军，并联合西方列强于16日向北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的国防设施；3月18日，北京各界群情激愤，在天安门集会抗议，并结队赴段祺瑞执政府请愿，要求拒绝外国列强的“最后通牒”；段祺瑞竟悍然下令卫队开枪镇压请愿群众，酿成当场伤亡二百多人的惨案。

将这些体式上截然不同的东西，集合了做成一本书样子的缘由，说起来是很没有什么冠冕堂皇的。首先就因为偶尔看见了几篇将近二十年前所做的所谓文章。这是我做的么？我想。看下去，似乎也确是我做的。那是寄给《河南》的稿子；因为那编辑先生有一种怪脾气，文章要长，愈长，稿费便愈多。所以如《摩罗诗力说》那样，简直是生凑。倘在这几年，大概不至于那么做了。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的《民报》的影响；现在为排印的方便起见，改了一点，其余的便都由他。这样生涩的东西，倘是别人的，我恐怕不免要劝他“割爱”，但自己却总还想将这存留下来，而且也并不“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愈老就愈进步。其中所说的几个诗人，至今没有人再提起，也是使我不忍抛弃旧稿的一个小原因。他们的名，先前是怎样地使我激昂呵，民国告成以后，我便将他们忘却了，而不料现在他们竟又时时在我的眼前出现。

其次，自然因为还要人要看，但尤其是因为又有人憎恶着我的文章。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比起毫无动静来，还是一种幸福。天下不舒服的人们多着，而有些人们却一心一意在造专给自己舒服的世界。这是不能如此便宜的，也给他们放一点可恶的东西在眼前，使他有时小不舒服，知道原来自己的世界也不容易十分美满。苍蝇的飞鸣，是不知道人们在憎恶他的；我却明知道，然而只要能飞鸣就偏要飞鸣。我的可恶有时自己也觉得，即如我的戒酒，吃鱼肝油，以望延长我的生命，倒不尽是为了我的爱人，大大半乃是为了我的敌人，——给他们说得体面一点，就是敌人罢——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君子之徒曰：你何以不骂杀人不眨眼的军阀呢？斯亦卑怯也已？但我是想上这些诱杀手段的当的。木皮道人说得好，“几年家软刀子割头不觉死”，我就要专指斥那些自称“无枪阶级”而其实是拿着软刀子的妖魔。即如上面所引的君子之徒的话，也就是一把软刀子。假如遭了笔祸了，你以为他就尊你为烈士

了么？不，那时另有一番风凉话。倘不信，可看他们怎样评论那死于三一八惨杀的青年。

此外，在我自己，还有一点小意义，就是这总算是生活的一部分的痕迹。所以虽然明知道过去已经过去，神魂是无法追蹊的，但总不能那么决绝，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恋。至于不远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无从管了。

我十分感谢我的几个朋友，替我搜集，抄写，校印，各费去许多追不回来的光阴。我的报答，却只能希望当这书印钉成工时，或者可以博得各人的真心愉快的一笑。别的奢望，并没有什么；至多，但愿这本书能够暂时躺在书摊上的书堆里，正如博厚的大地，不至于容不下一点小土块。再进一步，可就有些不安分了，那就是中国人的思想，趣味，目下幸而还未被所谓正人君子所统一，譬如有的专爱瞻仰皇陵，有的却喜欢凭吊荒冢，无论怎样，一时大概总还有不惜一顾的人罢。只要这样，我就非常满足了；那满足，盖不下于取得富家的千金云。

一九二六年十月三十大风之夜，鲁迅记于厦门。